

## 第一章

因为一个偶然的失误，严守一离婚了。清早出门的时候还风平浪静，晚上回来，地雷就炸了。

“快，真快。”

这是地雷爆炸时严守一的第一反应。于文娟患有不孕症。从街道办事处办完离婚手续出来，看着于文娟离去的背影有些飘，严守一想赶上去再说一句话，但这句话半天也没有找出来。等于文娟回身向他收缴家里的钥匙时，这句话他想出来了：“保重。”

但严守一马上觉得，世上没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扯淡的了。

离婚的原因非常简单，二月十一号这天，于文娟从严守一的手机里，发现严守一除了她之外，另外还有女人。一开始严守一认为于文娟离婚是为了别的女人，后来才知道还有别的。

严守一的好朋友叫费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严守一好朋友很多，天天聚在一起聊天，场面热闹得像沸腾的火锅；过了四十岁，男人中，就剩下这一个，像凌晨两点的酒店大堂，偶尔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低头喝咖啡。

费墨一九五四年生，属马，比严守一大三岁。费墨是个胖子，是个矮胖子，是个大学教授，北京人，脸上架一深度眼镜，无论春夏秋冬，都爱穿对襟褂子，冬天脖子里爱搭一条围巾，说话文白相间，严守一初见到他，马上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派知识分子。费墨与严守一的老婆于文娟的小表舅是大学同学。六年前，小表舅的儿子过百天，严守一和费墨碰到一起。那顿饭吃的是火锅。初次见面，严守一以为费墨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因为半顿饭过去，费墨只顾仰身涮肉，伏身蘸料，吃出一脸胖汗，没说一句话。

大家没在意费墨，依旧海阔天空，先聊起一些政治笑话，又聊了一些黄色笑话，接着聊到眼前的火锅，由北京火锅说到重庆火锅，由重庆火锅说到四川火锅，严守一断定如果下锅的麻料产于湖北，湖北臭河沟多，那么所有的火锅都源于四川，因为四川是个盆地。费墨这时摘下眼镜擦汗，慢条斯理地发了言。发言并

不看众人，看着房顶。说火锅并不从火锅开始，而是引经据典，从胡人谈起，到成吉思汗，又扯到秦朝，扯到“锅盔”，一个火锅，竟和秦灭六国有关系。六国灭完，众人以为就完了，费墨又从秦朝兜回清朝。说清朝又撇下清朝，开始讲原始社会的陶器，由陶器到铁的发现，由铁器到青铜器的产生。青铜器跟火锅已经很接近了，他又撇下青铜器，开始讲游牧民族和种植人群的区别，满族是如何将二者拧巴到一起的……于文娟的小表哥招呼大家：“边吃边听。”

没想到这话惹着了费墨，费墨又低头吃肉，不再说话，任满族不上不下，悬在半空中；任火锅不明不白，好像这顿饭除了费墨，其他人都是瞎吃。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章

以后又碰到过几次，或开会，或吃饭，一草一木，一碗一碟，费墨都能引申出另外的意思；言语之间，又总有人惹得费墨不痛快。严守一看他是个杂家，又好为人师，适合做电视节目，便邀他到《有一说一》当策划。《有一说一》是个社会、生活栏目，话题繁杂，不愁费墨没有用武之地。没想到邀了两次，费墨辞了两次：“我不会说话。”

这时严守一已与费墨熟了，严守一：“你要不会说话，全国人民都得憋死。”

费墨瞪了严守一一眼：“我说的不会，不是这个不会，而是那个不会。”

严守一明白了，他说的“不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严守一：“为毛呢？”

费墨：“话有话的用处，我不至于拿话赚饭吃。”

严守一：“你在大学讲课，不也是拿话赚饭吃？”

费墨瞪了严守一一眼：“这怎么能一样呢？一个是授徒，一个是作秀，一个是 授业解惑，一个是自轻自贱，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戏子，明白了吧？”

严守一恍然大悟，只好作罢。但过了两个月，严守一又去邀。因在两个月之中， 严守一经常想起费墨，一想起就笑。严守一还从来没有这么难忘一个男人。严守一 说：“老费，我这是三顾茅庐。知你看不上我们，无法与我们对话，但你也得顾及 影响。我这次来，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费墨倒吃了一惊：“那你代表谁呀？”

严守一：“我代表天下的苍生，再不能让我们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了！如果你 再把授业解惑局限在学校，你就是自私。”

费墨盯着严守一看，看后叹了口气：“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花马掉嘴的人，谁知 也是个有心人。原来以为你是个名利之徒，谁知也稍微懂一点朋友。”

就这样，费墨被严守一拉进《有一说一》。一开始严守一并不强迫他做什么， 平时爱来不来，到月底就送酬金。后来倒是费墨坐不住了，主动过来策划节目。

费墨加入《有一说一》的策划队伍，《有一说一》果然和过去不同。严守一一 开始担心费墨放不下大学的架子，大学和电视台，正像费墨说过的那样，一个是阳 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同样的话，两种不同的说法，担心费墨给弄拧巴了，没 想到费墨能上能下，进得厅堂，也下得厨房，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费墨说 话慢，做事也慢，严守一从不催他。但几年之中，费墨策划出几期节目，个个叫好， 使《有一说一》一年上一个台阶。

短短几年，严守一和费墨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四十岁之前不知朋友的重要， 过了四十岁，就知道有

话无处说，显出朋友的重要来了。费墨当着人爱摆架子，单独和严守一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会露出本相。特别是两人喝醉的时候，费墨就不是费墨，费墨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费墨说，严守一听。费墨不说到口吐白沫不算完。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三章

但一次喝醉的时候，费墨说着说着，突然不说了，像空中断电，突然出现了空白；好不容易等电路接通，费墨又开始伤感，突然点着自己的嘴：“贫。”

又点自己的嘴：“可它除了贫，还会干什么呢？”

严守一倒学着费墨平时的口气安慰他：“费老，不能这么说，对您叫贫，对于我们，您牙缝里剔出来的东西，就够营养大家一辈子了。”

费墨没理严守一，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感叹：“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呀。”接着泪流满面。严守一看费墨，倒半天说不出话来。久而久之，严守一闷的时候，也常对费墨说知心话。对妻子于文娟不能说的话，也对他说。严守一在某些事情上管不住自己，外边有些男男女女的事，他瞒别人，不瞒费墨。

二月十一日这天清早，严守一开车到费墨家接费墨，一块去电视台录像。平时接费墨，费墨知道是去《有一说一》剧组，胖脸都是笑呵呵的。严守一故作卑谦状，给他接包，拉车门，他都大咧咧地享用。但今天费墨从门洞里钻出来，一脸苦霜，对严守一的接包和拉车门不理不睬，严守一便知道费墨昨天晚上在家里度过的很不愉快。费墨的老婆叫李燕，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职员，也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不知道费墨对于世

界的重要，言来语去，常惹费墨生气。这时严守一又发现费墨另一个毛病，除了有些文人的小心眼，还爱迁怒。他与老婆闹了矛盾，也会在别人身上和别的话题上找补回来。严守一看他上了车还耷拉个脸，开车便提了小心。出了宿舍区，严守一小心地问：“费老，我们是走激情的平安大道，还是走理性的四环路？”

费墨看着窗外不理人。严守一只好闭上嘴，埋头开车。等车上了四环路，费墨果然开始迁怒了：“老严，我不是说你，没事也坐下来看点书，知识欠缺，是会误事的。”

昨晚《有一说一》播出的节目叫“如今我们没发明”。费墨：“里面有硬伤，你知道吗？你怎么把蒸汽机说成是牛顿发明的？”

严守一吃了一惊：“不是他？那是谁？”

费墨：“瓦特，瓦特知道吗？”

正在这时，严守一突然想起一件比瓦特和牛顿更重要的事，不再理费墨，打起右侧的转向灯，躲着身边驶过的车流，从最里面的快行道靠到外边的慢车道，停到临时停车线上。费墨瞪了他一眼：“又搞什么名堂？”

严守一：“手机落家里了。”

费墨顺着自己的情绪一阵烦躁：“那怕什么？该录像了，顾不上了，下午我还 有事。”

严守一双手把着方向盘：“今天于文娟在家。”

接着将车从立交桥快速往回盘，费墨在旁边又一阵烦躁：“你来往的那些人，说好听点叫‘蜜’，说句实话就是破鞋！麻烦，为搞破鞋，多麻烦呀。”

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今天倒休。于文娟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严守一回 家拿手机时，她正在家练气功。结婚十年，两人夜里从未采取措施，但一直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不是严守一的问题，是于文娟的

问题。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四章

于文娟便开始一罐一罐喝中药。后来见了一位气功大师，开始练气功。一阵气功一身汗，于文娟从容不迫。看她孜孜追求，严守一感到有些好笑：“没有就没有吧，时尚青年都喜欢丁克家庭。”

于文娟不好意思笑了：“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奶奶。”

这里说的奶奶，是指严守一他奶奶。十年前结婚时，两人回了一趟山西老家，奶奶把一枚祖传的戒指送给了于文娟。以后春节回去，奶奶便盯她的肚子。严守一：“她一农村老太太，懂得什么？”

于文娟：“答应过的，不可失信于人。”

后来严守一发现于文娟孜孜追求怀孕并不是为了奶奶，而是她知道严守一的性格，怕他在外边胡闹；想怀孕生子，用一个孩子套住严守一。

后来严守一又发现于文娟追求怀孕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套住严守一，而是想找一个人说话。结婚十年，夫妻间的话好像说完了。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似有说不完的话，能从天黑说到天明；现在躺在床上，除了干那事，事前事后都没话。有时也绞尽脑汁想找些话题，全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事。而且是干聊，像机器一样，缺润滑油，转着转着就不动了。最后就索性不说。

严守一对这婚姻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不满意，就好像放到橱柜里的一块干馒头一样，饿的时候找出来能充饥，饱的时候嚼起来像废塑料。

严守一开着车回到家，让费墨在楼下车里等着，自己三步两步上了楼。在家门口，他屏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若无其事推开门。他记得自己的手机清早出门时忘在了鞋柜上，现在看鞋柜上手机没了，心中不禁一惊。到了客厅，见于文娟放着音乐，在正常练气功，心又放回到肚里。于文娟眼睛没有睁开，问：“怎么又回来了？”

严守一：“把文案落家里了。”接着去茶几上翻一叠材料。拿起一份材料往外走，似乎突然想起什么，摸自己身上的口袋：“我把手机也落家里了。”接着从于文娟身边的沙发上，拿起自己的手机。于文娟：“刚才有三个电话，一个是剧组的，催你，说观众都入场了；一个是记者，要采访你；还有一个女的叫伍月。”

严守一一边往外走一边支应着：“知道了。”

这时于文娟睁开眼睛：“那个叫伍月的是谁呀？她没想到接电话的是我，一上来，口气怎么对你那么冲啊？”

严守一心里“咯噔”一下，但他故作镇静说：“噢，她呀，一出版社的，老逼我写自传，张小泉的学生，说话老没大没小。”

张小泉是严守一的大学同学。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出现不好解释的事情，只要说出一个熟人的名字，于文娟就不再深究。严守一说完，走出了家门。

但他没有想到，今天和往日不同。

严守一主持《有一说一》已经七年了。一张嘴，七年总说一个节目，说累了。这也是严守一从镜头前走下来，在生活中不爱说话的原因。这也是他和于文娟共同沉默的另一个讲不出口的理由——在电视上天天演自己，在生活中就不愿再演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五章

严守一拿上自己的手机，和费墨匆匆赶到电视台，已经比预定的时间迟到半个小时。严守一让化妆师简单在脸上扑了一下粉，穿上大家熟悉的那件花格子西装外套，匆匆上了台。这时大灯亮了，严守一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对不起大家，今天我迟到了，路上有些塞车。当然塞车不是主要原因，而是赶到电视台门口，碰到一个女主持人。她叫什么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她拉着我的手，又谈了一会儿心，让我忘了时间。但大家知道就行了，录完像，别到处乱说。”

演得还行，大家笑了。现场开始平静下来。严守一：“许多朋友是第一次到《有一说一》，在录制节目之前，我事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明明是白天，但我一会儿要说成晚上，因为我们的节目首播是晚上；在我黑白颠倒的时候，请大家不要笑。”

大家又笑了。烦躁的气氛一扫而空。每个人的身体和心情都得到了放松。但这段词严守一已经说了一千多遍。严守一说烦了，但每一次热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都是第一次听到，都会哄堂大笑。这也是严守一和现场观众的别扭处。这时所有摄像机的红灯亮了，严守一开始主持节目：“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结婚几年是个坎’，这个节目的策划是我们这里新来的女大学生小马，她现在还没有结婚。”

众人又笑了。严守一对这种利用调侃别人获取利益的手法也开始讨厌，但它在节目中屡试不爽。严守一：“在讨论开始之前，我先向大家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做一个检讨。上次在‘我们如今没发明’这期节目中，我把蒸汽机的发明者说成是牛顿。我们节目的总策划费墨先生，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瓦特比较熟，便



说蒸汽机不是 牛顿发明的。刚才我给牛顿打了一个电话，牛顿也说蒸汽机比较平常，要发明咱就 发明地球引力。看来我错了，在此我向广大的电视观众致以深深的歉意！”

严守一向电视镜头深深鞠了一躬。现场鼓掌，笑。

“结婚几年是个坎？三年，五年？俗话说七年之痒。我现在结婚十年，已经过 了这个坎，我主持节目倒是七年。现场有多少结婚七年以上的？”

观众中掀起一个高潮，人群中兴奋地举起许多手臂。严守一当头一棒：“看来 劫后余生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观众都笑了。这时费墨皱了皱眉：“还是有些心神不定啊。面上顺，心里还惦 着别的。”

电视台主持人的业务培训今天下午开课。严守一上午主持完节目，下午和一帮 主持人赶到戏剧学院，像学生一样上台词课。电铃一响，二十七八岁的女教师沈雪 走上讲台。女教师披肩发，大眼睛，高鼻梁，瘦身，让人眼前一亮。严守一看她的 神情像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倒没什么感觉。

讲台上的女教师上来并没有讲课，而是像在中学一样，拿出花名册，开始一五 一十地点名。点到严守一时，严守一裤兜里的手机哆嗦起来。进教室之前，他把手 机的铃声改成了振动。他边掏手机边慌忙答：“人在呢。”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六章

女教师抬眼找到他，又继续往下念。

点完名，女教师合上花名册，走到正低着头看手机的严守一身边。严守一刚收到一封短信，正在回复。沈雪：“严守一，课堂上不准打手机，你知道吗？”

突然有人在头顶上说话，把严守一吓了一跳。他忙将手机合上，仰起脸笑着答：“沈老师，我只是看看，没打。”

沈雪环视四周：“我知道你们都是名嘴，我尊重你们，但，我希望你们也尊重我。”

这时严守一多了一句嘴：“沈老师，没谁不尊重您。赶紧讲课吧，不然一会儿就下课了。”

没想到沈雪认真了，眼睛盯着严守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严守一倒有些结巴：“我，我没什么意思呀。半堂课过去，怪话全是他们说的，我一直没吭声，没招您呀。”

接着不理沈雪，继续低头回短信。没想到沈雪脸色铁青，一把抓过严守一的手机，从窗户扔了出去。幸亏窗外是草地，否则早摔裂了。沈雪：“我告诉你们，这是大学，不是你们电视台！”

把手机突然抓过去扔了，是严守一没有想到的。严守一也火了，“忽”地站起来，指着窗外：“沈老师，我上过大学，我认为您应该把它给我捡回来！”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愣了。僵持一分钟，沈雪转身走出了教室。两分钟后，严守一的手机拿回来了。沈雪将手机拍到严守一的课桌上，指着门外：“以后凡是我的课，你在，我走！”

接着眼中涌出了泪。这时严守一知道事情闹大了。所有主持人也觉得玩笑开得有些过分，纷纷上来劝沈雪：“沈老师，别生气。跟小严，不值当！”“小严就是属狗的，经不起玩，说急就急！”

严守一被诸多主持人推到讲台上：“马上写检查，就在黑板上！”

严守一也觉得应该给沈雪一个台阶，不然就显得自己太小气了。何况他还着急回手机里的短信，短信是清早担心的“鬼”发来的。于是在黑板上用粉笔写道：沈老师，我错了。清早出门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跟谁闹别扭，别跟老师闹别扭，不然考试会不及格。刚才一激动，忘了。

故意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大家笑了。沈雪也破涕为笑：“严守一，你无耻！”

五环路旁边有一个涵洞。涵洞旁边有一条僻静的杨林道。严守一的汽车卧在树丛里，在雾气中显得影影绰绰。

严守一正在车里淘气。跟他一块儿淘气的女孩叫伍月。伍月理一男孩头，脸盘长得并不漂亮，嘴角左边还有几粒雀斑，但身材好，细腰，翘臀，大胸，将手伸进内衣，像摸到了两只篮球。冬天，伍月爱穿短夹克，走在街上，稍一伸腰，便露出一抹雪白的腰肢。最勾人的是她的两只细眼，老蒙着，半睁半闭；偶尔睁开，看你一眼，就将你的魂勾了去。

严守一和伍月相识在庐山。去年夏天，《有一说一》在那里做一期节目。伍月在熊猫出版社当编辑。当时熊猫出版社正在庐山开年会。《有一说一》的编导大段和熊猫出版社的社长老贺是大学同学，双方都住在庐山宾馆，晚上便合在一起吃饭。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七章

这顿饭吃下来，严守一彻底喝大了。吃过饭，大家又借着月光到如琴湖散步。伍月后来在酒桌上也喝大了。渐渐两人落在了后边。由于喝大，两人不知不觉拉起了手。伍月一伸腰，月光下，露出腰间一抹雪白的肌肤，比月光都白。严守一的手便伸向了那里。伍月弯下腰“咯咯”笑了，突然将脸贴近严守一的鼻子：“你是不是想跟我做爱？”

看到严守一惊慌失措的样子，伍月又弯腰“咯咯”笑了。突然她又用手掰过严守一的脸：“我住102房。”

然后撇下严守一，追前边的人去了。

当晚的后半夜，严守一从三楼下到一楼，进了102房。我的天，严守一在世界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解渴”。同时证明以前包括于文娟或其他女孩子，顷刻间变得味同嚼蜡。但让人解渴的还不止是这些，而是在整个过程中，伍月嘴里都在说着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严守一被她勾得，也把心底最隐秘最脏最乱平时从无说过的话都说了出来。从凌晨两点，到清早六点，两人一直没有消停。身体解渴还不说，肠胃也好像被脏话洗了一遍。彻底脏了以后，反倒像脱下脏衣服换上新衬衫一样，浑身倒干净了。

回到北京之后，严守一恍惚半个月，好像被生活噎了一下。回家与于文娟在一起，夜里也不由自主地开始说脏话，于文娟马上停住他警惕地问：“严守一，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脏？”

严守一马上清醒过来，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整个过程又开始一言不发。这时他对庐山的行为才开始感到后怕。现实和一时的癫狂是两回事。过去和别的女孩胡闹完，他都关一个礼拜手机，怕与他胡闹的女孩给他打电话。但严守一把伍月想错了。他关了一个礼拜手机，一个礼拜后再打开，也不见伍月给他打电话。一个月后，倒是严守一憋不住了，又想起庐山那个夜晚，想到解渴和消毒剂，主动给伍月打了电话。

于是又见了一面。仍像庐山那么解渴。或者说比庐山更加解渴。于是以后的见面就一发而不可收。但严守一一次次觉得比过去可怕。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月之后，对方就会提出要求。但半年过去了，伍月什么也没提，严守一放下心来。但放心之中，反倒更加不放心了。一次事情完毕，严守一终于憋不住，主动试探：“你说我们这算什么？”

伍月倒奇怪地看他：“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呀。”

严守一看伍月的神色，也不像欲擒故纵，于是踏实下来，这关系也就不上不下地保持下来。

但今天见面不同往常，伍月昨天给严守一打来一个电话，说她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前，想见严守一最后一面。

严守一这时感到自己有一丝醋意，但这醋意又无法发出来，于是约定今天晚上见面。但严守一清早把手机落在了家里，所以慌忙回家去取。谁知伍月这时打来一个电话，被于文娟接到了。好在严守一蒙混过关，没出什么事。出了家门，他马上给伍月打了一个电话，伍月在电话里告诉严守一，今晚见面要改地方。严守一当时答应下来，但一天下来，他也没有找到地方。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八章

下午在戏剧学院上台词课时，伍月又发来短信，问在哪里见面，严守一还没想出地方，一边回短信一边想，手机就被女教师沈雪扔出窗外。一直到晚上，严守一用车接到伍月，两人还没地方去，就开车来到了五环路的河边。

车窗外影影绰绰，不远的五环路上，车灯来往穿梭，让人没有安全感。动作上不好放开，脏话也不好出口。他就在前座抱住副座上的伍月，凑合着吻起来。等他吻到耳唇，突然将头躲开问：“苦，什么呀？”

伍月：“傻瓜，香水。”

正在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响了。严守一偷空看了一下，是“于文娟”的名字。严守一马上止住伍月，打开手机。于文娟在电话里问：“在哪儿呢？回来吃饭吗？”

严守一的心头“怦怦”乱跳。一天忙乱，晚上有事，忘了给于文娟打招呼。他一边压住心跳，一边说：“不回去了。下午去戏剧学院上课，剧组的策划会移到了晚上。”

于文娟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有些迟疑：“开策划会，我怎么听着是在外边呀，有汽车声。”

严守一故意满不在乎：“正跟费墨找饭辙呢，能不在外边吗？”

于文娟：“怎么有人喘气呢？”

严守一：“没开车，正跟费老赛跑呢。”

于文娟把电话挂了。伍月又抱住严守一：“今天非跟你做。等我结了婚，你再见不着我了。”

这话刺激了严守一。严守一将车发动着：“那咱们换个地方。”

严守一将车顺着杨林道开到郊区一个村庄旁。在村庄的狗叫声中，在汽车后座上，他和伍月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折腾之前，为了谨慎，也为了专心，严守一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关手机，他和伍月的事被于文娟发现了，出了大事。

其实出事并不全是因为严守一关手机。出事的起因，是因为严守一的老家，那个叫黑砖头的严守一的堂哥，给严守一家打来一个电话：“我找严守一，我是他砖头哥！”

这个黑砖头堂哥，于文娟在严守一老家见过。长得跟黑塔一样，爱喝酒，爱吹牛，爱揽事，每一个事又

被他弄得乱七八糟。于文娟：“砖头哥呀，我是于文娟。”

黑砖头大为惊喜：“咦，弟妹！电话没打错。我找你们，是跟你们商量一事！咱村陆国庆，小名叫大脸猫，在镇上开饭馆，最近他买了一部新手机，把他的旧手机淘汰给我了，三百块钱，我问你们值不值。”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九章

于文娟：“买手机花钱，买完打手机也花钱，你不怕破费呀？”

黑砖头：“咦，打一次手机顶多两块，到北京找你们得花二百。再说，我买手机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咱奶。昨天咱奶还念叨，想北京她孙子了。我跟她急了，眼前每天侍候你的你看不见，尽想那些没用的。弟妹，你说我这话对不对呀？”

于文娟又觉得这个黑砖头有些狡猾，买手机，还打着奶奶的旗号。但她笑着说：“对，你有用，守一没用。”

黑砖头：“让守一接电话，让咱奶跟他说两句！我给咱奶说，这小砖头能跟北京他孙子说话，她还不信。”

于文娟：“他在外边开会，你打他手机吧。”

还没两分钟，电话又响了，还是黑砖头：“咋搞哩，他手机咋不通哩？”

于文娟：“通啊，晚饭前，我还给他打电话。”

黑砖头：“快一点，时间一长，这家伙还真费钱哩！”

于文娟又笑了：“那你把手机挂了，我找他，让他给你回过去。”

于文娟挂断电话，又拿起拨严守一的手机。这时严守一正和伍月在村头的狗叫声里。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是：“对不起，对方已经关机。”

关机也没什么意外，过去严守一开会时也关机。如果这事只牵涉到黑砖头，于文娟不会在意；但因为黑砖头说奶奶要与严守一说话，于文娟就认真了。这个奶奶，于文娟回过几趟山西，对她印象颇好。

于文娟放下电话想了想，又拿起电话，开始拨费墨的手机。因为晚饭前严守一在电话里告诉她，费墨跟他一起吃饭，吃过饭在一起讨论话题。费墨的手机通了。问题出在这里。据费墨后来说，费墨接手机时，刚刚在家吃完饭，正在他们家楼下遛狗。下楼之前，还跟妻子李燕拌了两句嘴。

于文娟的电话打了过来，张口就问：“老费吗？在哪儿呢？”

费墨正在气头上，一时也没听出于文娟的声音，随口答：“谁呀？在楼下遛狗呢。”

于文娟在电话里：“遛狗呢？我是于文娟，严守一呢？”

费墨：“严守一……”这时脑子突然清醒过来，想起严守一清早回家取手机，心中有鬼，便知道他晚上出了岔子，脑子开始高速运转，替严守一找词，支吾半天说：“他晚上好像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想起来了，是一移动公司的老总，晚上要请他吃饭。上午录完像，我好像听他说了那么一些。”

没想到于文娟在那边半天没有说话。费墨也开始慌张：“文娟，你听着吗？怎么了？”



这时于文娟在电话里冷笑一声：“上午，移动公司，我晚饭前给他打电话，他还说跟你在一起，你们晚上在一起讨论话题！”

接着“啪”地把电话挂了。

严守一把伍月送回去，便开着车往家里赶。费墨后来告诉严守一，这期间他给严守一打过十几个电话，想告诉他出了岔子，让他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但严守一的手机一直关着。费墨牵着狗又不敢上楼，怕李燕知道电话的内容，又节外生枝，于是这狗也遛了两个小时。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章

严守一将车开回自己家楼下。临下车，突然又想起什么，忙打开手机，调出一天里打进打出的电话，将伍月的名字全部删去。这时又想关机，想了想，觉得不关更光明正大，于是没关。他没想到，这个没关，又使今天的灾祸雪上加霜。

严守一进了家，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异常。他又悄悄闻了一下自己的袖口，香味已不明显，开始放心换鞋。他来到客厅，于文娟光着脚从卧室走出来，笑咪咪地问：“回来了？策划会开得怎么样？”

严守一还在那里编呢：“咳，跟费墨抬了一晚上杠。费墨这人好是好，就是太啰嗦。”

这时于文娟上前搂住严守一的脖子，温柔地在严守一的脸上、脖子上和嘴上亲吻着。这也没有引起严守一的警惕。因为他每天晚上进家，于文娟都要这样迎接他。

这时于文娟慢条斯理地说：“守一，你今天嘴里，好像不是你的味儿。”

严守一的脑袋“嗡”地一声炸了，嘴里有些结巴：“那，那是谁的味儿？”

正在这时，重新打开的手机又发作了，有电话进来。严守一故意作出烦恼的样子：“谁呀，这么晚了。不管是谁，我都不接了。”

欲直接关机。这时于文娟镇定地伸过手：“我替你接。”

于文娟刚打开手机，还没说话，电话里就传来费墨急扯白脸的声音：“你可算开机了。还在外面胡闹呢？我可告诉你，两个小时之前，于文娟打我的电话找你！”

费墨的声音，一字一句，也传到了严守一的耳朵里。于文娟没搭费墨的碴儿，直接把手机挂了，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严守一：“你不是说，晚上和费墨在一起吗？”

严守一知道事情闹大了。但还想极力补救。他作出懊恼和忏悔状说：“今天是我不对。晚上我没跟费墨在一起。是一赞助商请我吃饭。吃过饭，又去洗桑拿。还有……还有小姐按摩。我想总不是好事，没敢告诉你。”

过去严守一胡闹时，就用这理由搪塞过。一个礼拜不理，之后关系会慢慢恢复。没想到这时手机又“呗”地响了一声，进来一封短信。于文娟打开短信，这短信是伍月发来的。上面的话倒很体贴：外边冷。快回家。记得在车上咬过你，睡觉的时候，别脱内衣。

于文娟看完，又将手机举到严守一脸前。严守一看到短信，脑袋又“嗡”地一声炸了，知道这下彻底完了。于文娟：“守一，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好吗？”

严守一迟疑半天，只好将上衣一件件脱下，露出赤裸的上身。

于文娟的目光在严守一前胸上仔细看了一遍，轻声说：“转过身来好吗？”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一章

严守一木然地将身子转过去，他的后肩膀上，在明亮的吊灯下，露出一排清晰的牙痕。

严守一再转过身来，发现于文娟的眼泪，从里到外，慢慢地涌了出来。严守一 想说什么，但鼻子一痒，“阿嚏”一声，打了一个喷嚏，脱衣服冻的。

于文娟盯着严守一，慢条斯理地说：“守一，你没我了。”说完这句话，竟笑 了。

严守一离婚了。

三个月过去了。

这期间，严守一给于文娟打过许多电话。但于文娟一看是严守一的号码，马上 就挂了。他再没有听到过于文娟的声音。

火车提速以后，过去由北京到长治需要二十多个小时，现在十个多小时就到了。 三天前，严守一接到老家堂哥黑砖头一个电话。说老家下了三天雨，奶奶住的院子，院墙也被雨淋塌了半边。正好这些天《有一说一》密集做了几期节目，严守一时间 上有空闲，便向电视台请了假，回了一趟山西老家。一是为了砌墙，二是为了看奶 奶。大半年没有回去了。从小娘死得早，爹又是个脾气，不会说话，一把屎一把尿 把严守一拉扯

大的，全是这位奶奶。

和严守一一块回山西老家的有费墨。费墨这学期在大学没课，带博士生；这就等于放羊，可带可不带。费墨的老婆李燕带团去了新马泰，家里就剩费墨一个人。

与严守一和费墨一块回山西的还有戏剧学院的女教师沈雪。这个女教师初接触事很多，而且没完没了，一个短训班，第一堂课点名，第二堂课又让大家选班长。因严守一与她发生过冲突，其他主持人便故意使坏，把严守一选成了班长。上完课，沈雪便把严守一留下谈话，让严守一协助她抓纪律，抓每个学生的思想动向。严守一冲口而出：“沈老师，班上每个学生都比你大，世界观人生观都已经确立了，是死是活，由他们去吧，咱就别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沈雪一愣，又要发火。严守一忙举起双手：“咱俩要谈也行，得换个地方。”

沈雪又一愣：“换哪儿呀？”

严守一：“晚上六点，还有人请我吃饭，你跟我吃饭去得了。”

沈雪张大眼睛，看着窗外：“把电视台交给你们，是全国人民瞎了眼。”

接着斜看严守一一眼，开始弯下腰笑。一笑就没个头，像个傻丫头。放下虚撑的架子，还原本来面目，倒让严守一心里一动。这天沈雪果真跟严守一吃饭去了。严守一满腹心事，酒桌上又喝大了。

当晚车在路上被警察扣下，严守一和沈雪拦出租车回去。据沈雪后来说，上楼的时候，严守一的嘴虚虚实实，在沈雪脸上蹭着，被沈雪打了一巴掌。严守一却不记得，只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脑袋像炸了一样疼，对睡在沈雪宿舍他不感到奇怪，而是奇怪地问：“昨天晚上，知道我喝醉了，还坐我的车，不怕跟我一块送命啊？”

沈雪看着天花板：“送就送呗。”

又让严守一心里一动。接下来，一礼拜七天，他们有两天在一起吃晚饭。短训 班结束，严守一和沈雪开始天天在一起吃晚饭。虽无睡到一起，但分别时搂搂抱抱， 已属正常。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二章

处得久了，严守一开始喜欢听沈雪说话，她一张口就傻不棱登，句句让人好笑。这是沈雪与于文娟和伍月的不同。这次回山西老家之前，严守一给沈雪打电话，告 诉她自己要回山西老家，顺便开玩笑说：“跟我走吧，也让俺奶相看相看。”

这也就是一句玩笑。没想到沈雪说：“好哇，我也相看相看你们家。”

于是一块来了。

回到村里第二天，严守一与黑砖头商量重砌院墙的事。严守一的意思，既然墙 要扒掉重砌，干脆连门楼也一块扒掉重砌。黑砖头看了严守一一眼，开始扒拉算盘 算账：“院墙，砖、灰、沙；门楼，木料、砖、灰、沙、钉子、腻子；这样算下来， 料钱一共是三千六。八九个人，活儿得干三天，一天三顿饭，吃饭得六百；烟、酒、 茶，又得三百；一共是四千五。我出两千，你出两千五。”

严守一从书包里拿出五千块钱，从桌上推过去：“这是五千。”

黑砖头马上急了：“你这是恶心谁呢？让咱奶知道了，又说我占你便宜！”

严守一：“我出钱，你出力。我不告诉咱奶不就得了。”沈雪在灶旁兴高采烈地帮厨师做饭。灶是大眼灶，烧的是湿煤，下边用了两个鼓风机，火光熊熊。沈雪系着围裙，挽着袖子，切菜，切肉，动作很大。还亲自掌勺，做了一盆红烧肉。等饭菜做齐，沈雪又用水瓢往脸盆里舀了一盆热水，先向费墨说：“费老，开饭了。”

又扯着嗓子，用山西话向所有清理废砖烂瓦的人喊：“洗脸吧——热水！”

老太太也笑了，费墨把她从太师椅上扶起来。这时老太太环视四周空荡荡的院子，又唠叨：“划不着，我都九十四了，还能活几天？”

沈雪系着围裙，跑到她跟前，钻到她脸下看：“奶奶，我看你像四十九。”

院子里的人又笑了。费墨用折扇敲了一下沈雪的头：“马屁拍得不着调。”

在家已经呆了五天，明天就要返回北京了。新院墙，新门楼，静静地站在月光下。枣树的叶子，一片片映到院墙上。严守一扶着奶奶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这时奶奶说了心里话：“好，盖得好。”

用拐棍指指墙，指指门楼：“结实。”又指一指：“严实。”

严守一将奶奶扶到屋里炕上，老太太倚坐到被垛上，严守一坐在她的对面。这时严守一掏出两千块钱，搁在老太太枕头旁。老太太刚要说什么，严守一：“不是我给的，是沈雪，让你零花。”

老太太不再说什么，但也没将钱收起，而是从炕头一个旧梳妆匣子里摸出一张照片，举在电灯泡下看。照片上是严守一、于文娟过去和老太太的合影。看来老太太和于文娟还是挺有感情的。严守一知道这一点，离婚两个月后，才把消息一点点透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当时没说什么，现在看着照片，叹了一口气：“不用你说，我就知道，当初的事，一点不怪人家，怪自家的孩子。”

这时严守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这是十年前严守一和于文娟结婚，一块回山西老家，奶奶送给于文娟的。严守一：“分手的时候，文娟说，让把它还给你。我想了几天，没敢给你说。”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三章

老太太瞪了严守一一眼：“我知道人家孩子的意思，是想让我吵你呀！”抓起 拐棍，照严守一胸口杵了一下：“你呀，以后长点心眼吧！”

老太太又将戒指交给严守一，严守一以为她要把这戒指转交沈雪，没想到老太太说：“回北京以后，还替我还给文娟。跟她说，她不是俺孙媳妇，还是俺孙女。”又说：“要让孩子知道，孙子不懂事，那个老不死的，还是懂事的。”

严守一趴到奶奶腿上，“呜呜”哭起来。

从山西老家回来，严守一和沈雪住到一起了。

冬天到了。

今天开大会，在大办公室里间。本来想策划下一期节目，下一期节目准备做“河南人为什么爱撒谎”，但开会之前，费墨在小办公室发了火，告诉严守一，他 有话要说。他觉得这两个月的节目做得有些滑坡，有些言不及义，有些漫无边际， 有些松；换言之，该松的时候紧，该紧的时候松。于是开会之前，严守一拍拍巴掌：“大家静下来，今天开会，先不说河南人的事，先由费老说说我们。我们这一段 的工作，又离费老的要求有一段距离，请费老帮我们把距离缩缩。”

开会间，严守一的手机响了。他打开手机，看也没看，劈头就说：“开会呢！”欲关手机。

谁知电话是伍月打来的，而且人已经来到了电视台门口，正在门口给严守一打电话。严守一：“你来电台，事先怎么不打个招呼呀？”又说：“真不凑巧，我在外边办事，不在台里。”也是躲伍月的意思。但伍月在电话里告诉他，门卫说，他清早开车进了电视台。严守一一方面无法抵赖，另一方面怕手机接长了，费墨发火，只好说：“那你把电话给门卫吧。”接着对门卫交代：“我是严守一，让她进会客室吧。”

忙关了手机。费墨突然想起什么，点着众人：“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做一期节目，就叫‘手机’。”首先指着严守一：“‘我不在台里’，瞎话张嘴就来。”又指众人：“我看不是河南人爱撒谎，是你们！你们在手机里说了多少废话和假话？汉语本来是简洁的，现在人人言不由衷。手机里到底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再这样闹下去，早晚有一天，手机会变成手雷。我看倒不如把手机里的秘密都公布出去！”

费墨拉开架势，又要长篇大论一番，严守一看他正在兴头上，估计一番话讲下来，又得半个小时，他想起伍月还在下边等他，担心她等急了，闯到办公室来，那也是一颗手雷，于是趴到费墨耳边悄悄说：“费老，您先讲着，我去找一下台长。”

费墨瞪了他一眼：“正在开会，找他干什么？”

严守一：“费老这策划毒，我去给他扇乎扇乎，如果这事能定，今天就定下来。”

这谎撒得不够圆满，估计费墨也听出了其中的意思，但皱着眉摆了摆手，将严守一放行。

严守一在一楼会客室找到伍月，接着领她上楼，去电视台三楼咖啡厅。伍月边走边“呸”了严守一口：“别害怕，没人搅你的好事，我今天找你是正事。费墨写了一本书，想在我们社出，我们贺社长想让你写个序。”

-----

齐鲁晚报



## 第十四章

严守一想了想：“这事你可得慎重。让我写序，费墨未必瞧得上。”

伍月：“瞧不上也得写。费墨这书，没法说了。书名叫‘说话’，我看他就不 会说话，从亚里斯多德到孔子，从联合国到大学课堂，还有你们的‘有一说一’， 圈子绕得挺大，每句话都很深奥，动不动还引用些洋文，但最后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于是等于什么都没说！”

严守一：“既然你们这么瞧不上他，书为什么还要出呢？你们老贺脑子进水了？”

伍月：“老贺脑子没进水，因为老贺的女儿，是费墨的研究生。”

严守一明白了。伍月：“老贺让你写序，并不是觉得你会比费墨写得好，而是 想用你的序给费墨的书提提神，借一下你的名字给书打广告，不然这书一本也卖不 出去。”

自从和沈雪住到一起之后，严守一一到晚上就犯愁。犯愁不是犯愁别的，而是沈 雪是戏剧学院的教师，晚上爱带他看戏。严守一不是不爱看戏，正经戏，《雷雨》、《茶馆》、《哈姆雷特》，你哪怕是看京戏呢，严守一都能忍受；但这些戏沈雪不 看，说过时了，没劲，她一看就是行为艺术和实验话剧。

今天晚上，沈雪又把严守一带到一座纺织厂废弃的厂房，看一出叫“八又二分之一”的实验话剧。

严守一跟她来到这座位于北京西郊的废弃的厂房。正是下班高峰，三环四环都 堵车。路上用了一个多小时。等严守一和沈雪进场，戏已经开始了。废弃的厂房里， 站满了男男女女。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外国人。一些外国人扛着摄像机，正对着场地 中间拍摄。场地中间放着一摞大芯板。不时有民工过来，把一张张大芯板抬走，钉 到厂房四周的窗户上。两个小时过去，四周的窗户一扇扇被大芯板钉死，厂房的光 线越来越暗。严

守一站得腿发酸不说，还有些发困。他想打哈欠，但看身边的沈雪，够着头看得津津有味，便一直忍着。终于，当厂房只剩下一扇窗户，这窗户仅剩一束光线时，最后一张大芯板被钉了上去，厂房里一片漆黑。这时房顶的大灯亮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戴着安全帽，走到场地中间：“厂房一共有四十八扇窗户，八扇门，大芯板用了九十八张，一张大芯板九十五元，共九千三百一十元；钉子六斤半，一斤十三块五，共八十七块七毛五；壮工二十八人，每个工五十元，共一千四百元；合计共花费一万零七百九十七块七毛五。”

接着摘下安全帽，露出一个光头，这时换了一副腔调：“我是这个戏的导演。我叫胡拉拉。”

厂房里掌声雷动。沈雪也兴奋地拍巴掌。严守一只好跟着拍。这时一个民工打扮的人，开始手持话筒采访观众，问大家对《八又二分之一》的看法。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http://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五章

严守一忽听有人喊他的名字，接着话筒杵到了他眼前，几台摄像机的灯光，也打在他脸上，把他吓了一跳。手持话筒的民工：“严老师，您说两句行吗？”

严守一躲着灯光：“我就算了，我不懂戏剧。”

手持话筒的民工：“那就说说您的感受，第一感觉。”

严守一还想躲，沈雪用胳膊捣了他一下，悄声说：“说两句吧，胡拉拉给的票。”

严守一只好找词：“好。挺好。这个场面我很熟悉。上次回山西老家，我们家砌墙，也是这样热火朝天。工头是我堂哥，算灰算沙子，也是这么仔细。但它不叫‘八又二分之一’，它就叫砌墙…”

这时沈雪在下边踢了严守一一脚。严守一忙改口：“但我觉得今天的演出比生活深刻。是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它，又不是它。所以我堂哥是一农民，胡拉拉是一位非凡的导演。这样的话剧，看一遍是不够的，可惜我听说这座厂房明天就要拆，演出又不能重复。好，很好。我回去再好好消化消化。”

众人给严守一鼓掌。等灯光移走，严守一悄声问沈雪：“咱们能走了吗？”

沈雪马上急了：“你什么意思？让你看戏捧个场，你还认了真，说话夹枪带棒的，现在又要溜号，我告诉你，演出还早着呢。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是演出的一部分。”

严守一只好作出恍然大悟状，“噢”了一声，继续留在原地。采访已经结束，胡拉拉带着一帮民工，又脱光膀子，开始在厂房里跑来跑去，边跑边喊：“乌拉，乌拉！”并用身子相互撞着。

看完实验话剧，已是夜里10点半。开车回到戏剧学院，已是夜里11点半。严守一和沈雪，同居在戏剧学院宿舍。这时天上零零星星飘起了雪花。沈雪要查学生宿舍，让严守一一个人先回家。

严守一：“我陪你一块去。”

宿舍都熄了灯，但许多女生夜不归宿，其中三楼一个宿舍最严重。

沈雪推开门，手电的光束从一张床移向另一张床，从下铺移到上铺，都是空的。最后，手电的光束停在上铺一张脸上，一个女生刚从被窝里坐起来。沈雪拉开屋里的灯，冷冷地问：“都夜里12点了，人呢？”

这个女生揉着眼：“不知道。”

沈雪：“你怎么还在？”

女生：“沈老师，我病了。”

因是女生宿舍，严守一在门外等着。沈雪走到门外：“你去，到外边饭馆，端回来一锅砂锅面。”

严守一端着砂锅面回到学校，宿舍的女生已经从上铺下来了。吃着砂锅面，她果然上了沈雪的当，突然哽咽着说：“我知道宿舍的同学干什么去了。”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http://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六章

沈雪：“干什么去了？”

女生：“跟人去歌厅了。”

沈雪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路灯下飞舞的雪花不说话。女生吃着吃着面条，又哭了：“沈老师，刚才在上铺，我背着您给她们发了一封短信，说您查夜来了。”

沈雪：“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女生：“马上。”

沈雪：“从哪个门？”

女生：“一般都从西门，那里没有传达室。”

楼外的雪越下越大。地上已经铺了厚厚一层。等沈雪和严守一来到戏剧学院西门，一辆奔驰600也开着灯缓缓停在门外的雪地上。车的前门被推开，下来一个女生，接着又下来一个女生；其中一个把后门拉开，从里边往外拽人。拽出一个，又拽出一个。一辆奔驰，竟从里边钻出九个人。从车和人的关系，就能看出她们干什么去了。奔驰调头回去，女生开始蜂拥攀越大门栏杆。等她们跳到大门里边，发现沈雪站在她们面前。

九个女生在大门的栅栏前站成一排，都耷拉着脑袋。

沈雪在她们面前背着手来回踱步。突然停到一个女生脸前，鼻子凑上去嗅了嗅：“没少喝呀。”

严守一躲在树丛里偷偷捂着嘴笑。正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一看姓名，是费墨，便打开接了。费墨是从医院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诉严守一，于文娟正在妇产医院，刚刚生下一个孩子。

严守一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他脱口而出的话是：“她怎么会……谁的呀？”

费墨在那边呵斥道：“还能是谁的，你的呀！”

严守一一夜没有合眼。他怎么也想不到，于文娟会突然生下一个孩子。一开始严守一怀疑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但算一算月份，又不会是别人的。严守一意识到，他从此的日子复杂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会像一种激素掉进原料桶里一样，整桶的原料都会发生裂变。

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假意去上班，却开车去了费墨家，想先探听一下虚实。见到费墨，没容他说话，费墨皱着眉先急了：“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夜里接到电话，就应该赶到妇产医院。”

严守一如实答：“脑子有些乱。”接着只好拉上费墨和他的老婆李燕，一块去妇产医院。路上费墨告诉他，于文娟生的是个男孩。

李燕和于文娟她哥去病房照顾于文娟，费墨和于文娟的小表舅领严守一到婴儿室看孩子。婴儿室里横横竖竖摆了几十张小床。费墨和小表舅把严守一领到一个婴儿床前。那个陌生的婴儿倒安静，闭着小眼，躺在床上不说话。

严守一看着婴儿，没有说话。这时他又对于文娟产生些无名火。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七章

这个无名火不仅是说她结婚十年没有怀孕，离了婚倒生了孩子——是中药吃的，还是气功练的？而是说她离婚之前，怀了孕也不告诉丈夫，十来个月又让他蒙在鼓里。严守一这时不是同情于文娟，而是觉得她有些毒。

费墨又向他解释：“文娟告诉李燕，离婚的时候，她确实有了症候，但是还不明显。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你们就出事了。”

严守一苦笑一下，没有说话。这时婴儿醒了，睁开眼睛，没有哭，先去吃手；接着扫了严守一一眼，似乎也没在意。但严守一浑身像冰冻一样激灵了一下。他看了费墨一眼，试探着问：“我去看看文娟？”

费墨：“该去看看，刚生完孩子，身体很弱。”

小表舅在旁边说：“有这个必要吗？看看孩子就行了。”又说：“正是因为身体弱，别弄得双方都不愉快。”

费墨打着圆场：“已经来了，看还是应该看。”又叮嘱严守一：“但见了文娟，就不要再找补了。她这么长时间瞒着你，覆水就难收了。”

严守一叹了一口气：“她是在惩罚我。”

三人从婴儿室出来，向于文娟的病房走去。到了病房门口，严守一突然想起什么：“等等。”

然后甩开二人，一个人向医院外跑去。他越过街上的车流，到医院对面的手机专卖店，给于文娟买了一部手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于文娟从来不用手机，说麻烦，世界上没人有急事找她。

回到医院，严守一在外面喘了一口气，才进了病房。一进病房，严守一就看到了于文娟。于文娟躺在床上，头上戴着孕妇帽。刚生完孩子，脸上果然有些憔悴。别的妇女一生孩子都发胖，她倒似乎比过去消瘦许多，躺在那里，床是平的；严守一倒心里一酸。

他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他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还是上次回山西老家，奶奶又让他捎给于文娟的那枚，今天早上特意找了出来。

他把戒指放到于文娟的枕头旁：“前些天我又回了一趟山西老家，按你的意思，把它捎给了奶奶。奶奶又让我把它捎给你。她说，你不是她孙媳妇，还是她孙女。”

这时严守一发现，躺在床上的于文娟，眼泪夺眶而出。

严守一心里稍微放松一下，赶忙又掏出刚买的手机，那是一柄最新款的，彩壳，以红为主，也放到于文娟枕头旁：“这部手机是给你买的。你和孩子有什么事，随时能找到我。从今儿起，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

费墨赶紧帮腔：“这就对了。一个人照顾孩子，不容易。”

这时于文娟擦擦泪，对李燕说：“燕子，麻烦你一件事行吗？”

李燕忙站起来：“你说。”

于文娟：“帮我把手机拿开，脏。”

李燕不知所措，看严守一。严守一也愣在那里，知道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李燕又看于文娟的小表舅和于文娟她哥，两人也扭脸不说话。倒是李燕尴在那里。李燕又看费墨，费墨皱着眉点点头，李燕上去将手机拿开，还给了严守一。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http://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八章

这时严守一口袋里自己的手机响了。严守一掏出手机看了看，是沈雪打来的。这种时候，他接不好，不接也不好，只好接了，但下意识地身子背过去：“别打了，正开会呢。”

沈雪在电话里的声音似乎特别大，房间里每个人都能听到：“小苏的婚礼快开始了，人家可真是在乎你，你别迟到。”

严守一：“知道了。”忙把手机挂了。于文娟看着窗外树上的雪挂，一言不发。

这时于文娟的小表舅走到严守一面前：“你忙，我走吧。”



严守一忙说：“不忙，不忙。”

沈雪的同事小苏的婚礼，在戏剧学院旁边一个叫“明星大都会”

的酒店里举行。严守一赶到婚礼现场，仪式已进行了一半。沈雪一脸不高兴。

严守一迟到是因为到医院看于文娟和孩子。就是没有于文娟生孩子的事，他也不愿参加这种场合，一是觉得这种应酬没劲，二是怕这种场合又刺激沈雪，引起不必要的后果。何况今天不同于往常，于文娟刚刚生下孩子，他犹豫是否马上把这件事告诉沈雪。不过现在这种气氛，人家正在结婚，告诉她这个消息总是不合适。

婚礼结束，严守一明显喝多了。回到宿舍楼下，已是半下午。沈雪架着他上楼。一觉醒来，已是晚上。严守一觉得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睁开眼睛，首先看到自己的包摆在床的另一边，包里的东西摊了一床，沈雪正在那里归置。严守一心里一阵烦躁：“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归置我这包呀？”

话音没落，他发现沈雪手里，拿着今天上午他给于文娟买的那个新手机。他的酒“忽”地一下醒了。沈雪拿着手机正在愣神：“哎，严守一，你什么时候两手机呀？”

严守一怪自己匆忙之中有些大意。事到如今，由手机再回头去说于文娟生孩子的事，就显得有些被动，于是将话岔开说：“费墨的手机坏了，剧组给他买了一个新的。”

沈雪放下手机，去整理别的东西，边整理边说：“谁去买的呀，怎么给费墨买这么花哨的手机？”突然想起什么，又重新拿起手机看，看着看着脸上变了色：“不对。严守一，女孩才用这种手机！”又盯着严守一看。盯得严守一也有些发毛。沈雪“啪”地把手机扔到床上：“我说你今天神色有些慌张，上午婚礼上也迟到了。你说你在开会，狗改不了吃屎，给哪个小妖精买手机去了吧？”

然后甩下严守一，一个人去了阳台。严守一穿上衣服，也来到阳台。他把手放到沈雪肩上，决定对她说实话：“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手机，不是剧组给费墨买的，是我给于文娟买的。她昨天生了个孩子。”

沈雪听到这个消息，也蒙在那里。张张嘴，想说什么，但似乎突然忘了，又没说出来。半天才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严守一附和着她说：“是呀。”

好像二人观点非常一致，世界上不该有这个孩子。

沈雪流了泪：“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在骗我呀！”

严守一：“谁骗你了？没人骗你。”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http://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十九章

沈雪又说：“我怎么觉得那么孤独呀！”然后身子伏在栏杆上，“呜呜”哭起来。

严守一看着她哭，想说什么，但再也找不出话来。他突然有跟于文娟在一起的感觉，那时也是半天找不出话来。这时严守一的酒劲儿又涌上来，感到万家灯火，在他们的脚下旋转。

孩子满月之后，于文娟被她哥接回南京休产假。在南京一呆就是半年。严守一松了一口气。这期间，严守一悄悄往南京寄过两回钱，但都被退了回来。

春天到了。

据伍月后来跟严守一讲，她从庐山给严守一发的那封要命的短信，也是一时冲动。八月，北京很热，伍月陪一位新潮女作家到庐山修改稿子。出版社社长老贺把这个任务交给伍月，伍月马上说：“我一见她就起鸡皮疙瘩，我不去。”

老贺把手按在伍月的肩上：“得去。这不是旅游，是工作。”

伍月将老贺的手从肩上移开：“真他妈事儿！”

到了庐山，住在庐山宾馆。伍月突然发现，前年来庐山开会，她恰巧住的也是这个房间，102。伍月躺在床上看电视。换了几个台，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严守一，原来电视里正在播《有一说一》。伍月笑着骂：“王八蛋！”

看了一会儿，伍月下了床，只穿着胸罩和裤头，推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放眼望去，香炉峰笼罩在暮色的雾气里。树也是真的，草也是真的，两年前也长在这儿。电视里杂七杂八的声音，继续从房间里传过来。伍月事后告诉严守一，就是这句话，使她想起前年在这个房间的许多细节。那天晚上，他们说了多少话呀。严守一抱着她，两人的汗如同雨下。严守一一遍遍疯狂，一遍遍疯狂地说：“我爱你，我爱你……”

完了事，还抚着她的胸脯说：“绿水长流。”

阳台上的风有些冷，但她不觉得，她的泪当时就流了下来。恼怒之下，她给严守一发了一封短信。

当时严守一正和费墨、沈雪、李燕在“良家洗脚屋”洗脚。这家洗脚屋刚刚开张，沙发和洗脚的家什倒是新的，但房间里充满了油漆味儿。

严守一的手机“呸”地响了一声，进来一封短信。严守一开始并没有介意，掏出手机看。一看来短信的姓名是“伍月”，沈雪又在身边，心里一惊，不看内容，忙合上手机。坐在他对面的沈雪随口问：“谁来的短信呀？”

严守一一边将手机装到裤兜里，一边随口说：“大段，又是那些黄色段子，没意思，不看了。”

本来这事情也就过去了，但严守一趁沈雪不注意，又悄悄掏出手机，隔着洗脚的小姑娘，把手机的“震铃”改成了“振动”。别人再来电话神不知鬼不觉。本来他可以关机，但自于文娟生了孩子之后，他总担心于文娟和孩子突然有什么事找他，于是二十四小时开着机。

他将手机改成“振动”后，开始安心洗脚。闭眼让捏了十分钟，兜里的手机又振动起来。严守一怕是伍月又打来的电话，便佯装不知。但给他洗脚的小姑娘坏了事。她也是一片好心，指着严守一的裤兜，对闭着眼睛的严守一说：“叔叔，醒醒！”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章

严守一不知就里，便睁开眼睛：“怎么了？”

小姑娘：“你的电话在口袋里哆嗦呢！”

严守一“呼”地出了一身汗。他偷眼看了沈雪一眼，发现沈雪还没有在意，便掏出手机，看了一下电话号码，不是伍月的，是一陌生来电，于是放心接电话：“喂，谁呀？”

但由于振动的时间太长，对方把电话挂了。严守一放下手机，故意说给费墨，其实是说给沈雪听：“可能又是记者。不知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

但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反倒引起了沈雪的警惕。但她故作开玩笑的口气，将手伸过来：“我看看这个电话号码，别是欲盖弥彰，哪个小姑娘来的，故意不敢接吧？”

自上次两人吵架之后，沈雪开始对严守一有所提防。一是看严守一书包里有许多女孩子的照片，虽然严守一说是《有一说一》在选女主持人，她也有所警惕，二是自于文娟生了孩子之后，她开始提防于文娟，怕他们死灰复燃。严守一只好把手机交给她：“你看看，真不认识。”

沈雪看看号码，号码上没有姓名，是一串数字，属于陌生来电，看不出个所以然，便把手机合上，欲还给严守一。但她突然想起什么，又打开手机，边看边问严守一：“刚才你的手机还响铃，怎么突然改成振动了？”

严守一发现费墨也往这边看，李燕也睁大眼睛。严守一作若无其事状：“不是怕它闹嘛，不是想趁着洗脚眯一会儿吗？”

严守一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沈雪鼓捣两下，把刚才伍月发来的短信打开了。看完那个短信，她一下将沙发旁的洗脚盆踢翻了，洗脚水溅了给她捏脚的小姑娘一身，也把屋里所有的人吓了一跳。

沈雪：“我说你欲盖弥彰吧，你还狡辩。看，这上头写的是什么？”

李燕是个好事的女人，光着脚跳下沙发，过来看短信。她看完，也愣在那里，把手机交给费墨。费墨看完，也有些发愣。严守一拿过手机看，见上面写道：严守一，你骗我可以，我不能骗你。我现在在庐山，还是那个房间。你说过绿水长流，扯淡！

严守一也吓得出了一身汗。这女人太不懂事了。这时严守一只好抖着手对沈雪说：“这是她发的，又不是我发的，我知道什么意思？”

沈雪气得胸脯一挺一挺的：“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的记性这么差？过去你总跟我说，你跟伍月什么事都没有，当时于文娟就是一误会，现在上边明明写着‘房间’，‘绿水长流’，这不昭然若揭了？”

事到如今，严守一只好低下头，作无赖状：“就是有什么事，那也是几年前了，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呢。”

沈雪：“单是过去有事吗？怕是现在也没断吧？不然她会发这样的短信？”

费墨这时站出来打圆场：“虽然上边写了‘房间’，‘绿水长流’，但后边还写了‘扯淡’。从情绪看，伍月是愤怒。就算她想招老严，老严肯定也是拒绝的态度。”又穿上拖鞋，上前抚沈雪的肩膀：“雪儿呀，我整天跟老严在一起，我相信他的人品。就是以前有什么问题，现在肯定也不会死灰复燃！”

沈雪推开费墨的手，连袜子都没穿，穿上自己的鞋，一边抹眼泪，一边“蹬蹬”地离开了洗脚屋。临走时看了严守一一眼：“严守一，我没想到你这么脏！”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一章

严守一告别费墨和李燕回到家，发现沈雪正在卫生间洗澡。严守一便安下神来，坐在沙发上犯愣，想时间继续冲淡沈雪的愤怒和怨气。但他突然又想起在洗脚屋接到的那个陌生电话，是于文娟她哥的手机号码。自于文娟随她哥去南京休产假以后，于文娟与孩子的情况，严守一都是通过电话向于文娟她哥了解。严守一担心这号码被沈雪发现，于是没有往手机上输姓名。但过去都是严守一给他打电话，现在他突然主动打电话，是不是于文娟和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严守一便一个人悄悄走到卫生间，慢慢关上门，坐到马桶上，从手机里调出那个电话号码，悄悄拨了回去。但对方的回答是：“对不起，对方已经关机。”

严守一又放下心来。对方关机，没有再给他打，证明于文娟和孩子没出什么大事，于是就想给他写封短信，先说明情况。他坐在马桶上写道：刚才我在开会，把手机落在了车上。给你回电话，你已关机。

明天再联系……

正在专心写着，没想到厕所门突然被推开，沈雪走进来找“创可贴”。严守一在马桶上坐着，她没理严守一。严守一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将手机夹在两腿之间。但等沈雪找到“创可贴”，从镜子里发现严守一的神情有些慌张，又起了疑心。她转过身，问严守一：“严守一，你干吗呢？”

严守一下意识地站起来：“上厕所呢。”

话音未落，掖在两腿之间的手机“啪”地掉到了地上。这时沈雪又发现什么：“上厕所，你怎么不脱裤子呀？”又看见掉到地上的手机，神情突然又严肃起来：“你给谁打电话呢？是不是又给伍月？”

严守一伸手去捡手机：“没有啊。”

沈雪一脚上去，踩住了手机，这时两眼冒火：“严守一，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严守一只好用已写好的短信作证，可那封短信只写到一半，内容有些含糊，既可以写给别人，又可以写给伍月，光这一点解释到半夜。

虽然沈雪最后相信了严守一不是跟伍月联系，是跟于文娟她哥，但跟于文娟她哥联系，这条胡志明小道，以前沈雪也不知道。愤怒过后，沈雪又哭了：“严守一，你到底有多少事背着我呀？”“严守一，我跟你在一起过得太累了。”“严守一，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你太复杂，我对付不了你，我无法跟你在一起生活！”

严守一搓着手，不知该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去上班的时候，在车上给于文娟她哥打了一个电话。电话 响了两分钟，终于通了。于文娟她哥告诉严守一，昨天给他打电话是想告诉他，于 文娟和孩子已经从娘家回到了北京，他从南京来送他们，有事想见严守一一面。

于文娟她哥说：“咱们去保姆市场吧。我明天就走，文娟一个人弄孩子，得给 她找一个保姆。”

严守一和于文娟她哥在大棚里见面之后，两人先没有挑选保姆，而是走到大棚 角落里，坐在保姆的凳子上说话。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二章

于文娟她哥点燃一支烟抽着，半天说：“这次送文娟来，本来不想给你打电话， 但文娟遇到一个困难，你能不能帮帮她？”

严守一仰起脸，马上说：“没问题。”

于文娟她哥：“文娟去南京的时候工作还好好的，但这次回来，她呆的那个房 地产公司散伙了，你能不能帮她找个工作？”

严守一愣在那里。

于文娟她哥：“还不能让她知道是你帮着找的。你找好之后，告诉我，我就说 是我同学找的。我妹的脾



气，你也知道，面上和气，心里很倔，知道沾了你，连我 也逃不掉的。”

严守一点点头。于文娟他哥又看严守一一眼，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们离婚 了，不相干的，就算你帮我的忙吧。”

于文娟她哥扔掉烟头，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严守一：“来北京之前， 我给照的。”

严守一接过照片看。照片上，于文娟怀里，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孩子比 在妇产医院见到时大了许多，照片上于文娟笑着，他倒皱着眉，似对什么不满意。

接着两人共同找了一个保姆，甘肃人，十九岁，脸看上去砂红，但看上去也老 实，名字叫马金花，怀里抱着一个印花小包袱。办完手续，于文娟她哥将保姆领走， 严守一回到车上，又掏出照片看。让他感到惭愧的是，他对照片上的孩子，仍是一 点没感觉。仍和半年前在医院里看到时一样，觉得这是个累赘和麻烦。但他赶紧躲 避这念头。

因为照这样想下去，他就太无耻了。

接下来一个礼拜，严守一开始悄悄给于文娟找工作。他和沈雪的关系，自那天 夜里闹过之后，又渐渐恢复正常。但像给于文娟找工作这样的事，明显又不能让她 知道；让她知道了，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不但背着她，给于文娟找工作，还得背着于文娟。小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严守一有些哭笑不得。

更让严守一感到难堪的是，原来他以为自己是个名人，给于文娟找个工作轻而易举，真到下手找，才知道困难重重。于文娟没有大的技能，除了会犯倔，就会打 字，寻找工作的范围就小了。也给一些他熟识的单位的头头、公司的老总打过电话， 他们接到严守一的电话都很高兴，名人与他们主动联系，但一听有事情求他们，而 且是安排人，态度就变了。也不是一口回绝，都是说“看一看”。这一看谁知看到 猴年马月，又不好第二天再催人家。这时严守一才知道自己这个名人有些虚。表面上人家慕名与你交往，但背后你并无实质性的东西与人交换，双方这时就不对等了。

这时伍月从庐山回来，又给严守一打电话，催他给费墨的书写序。

严守一先在电话里骂了伍月一场，说她是个傻逼，从庐山发来的短信，引起一场风波。伍月先是在电话里大笑，接着也回过味儿来，说是触景生情，一时冲动。这时严守一突然觉得利用自己给出版社写序，让出版社把于文娟的工作给解决了，倒是个办法。但电话里一时又给伍月说不清楚，便想与她见面。见伍月还得顾及沈雪，他想了一下沈雪的日程安排，明天晚上她正好带学生去看实验话剧，听她说实验话剧的名字叫“一斗米”，意思是把一斗米撒到地上，再一粒一粒捡回去，带学生就不好带严守一，严守一想着一斗米怎么也有几十万粒，得捡几个时辰，觉得是个机会，便约伍月第二天晚上吃饭：“明天晚上一块吃饭吧。序怎么写，我还真有些含糊。让你们社长也参加。”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三章

他们把饭局约到了四季青桥附近的一家火锅城。第二天晚上，严守一到了火锅城门口，却发现伍月一个人来了。

严守一便把他给费墨写序，让出版社给于文娟安排工作的事说了出来。伍月听完，马上用筷子点着严守一，筷子上还晃着几片羊肉：“哎哟喂，严守一，你真是越活越抽抽了，给你好朋友写一序，还带一条件！”严守一这时真诚地说：“我也是出于无奈。给你们老贺说，不是让她安排到你们出版社。”

伍月：“那你要安排到哪里去？”

严守一：“老贺在出版界熟，看能不能安排到别的地方。”

伍月把羊肉扎到锅里：“没听懂。”

严守一这时对伍月说了假话，没有说真实原因：“我给你们写序，她又安排到你们那里，太明显了。再说，你在那里，我因为你离的婚，也不方便呀。”其实严守一是怕工作安排得太直接了，于文娟或沈雪发现这一阴谋；两个人有一个人发现，这事又得玩完。

正在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名字，是沈雪打来的。他急忙竖起手指放到自己嘴上，示意伍月不要出声，然后接电话：“啊……演出都结束了？……我在大西洋火锅城……出版社的几个人……给费墨的书写序的事……”接着迟疑片刻，但马上作爽快状：“好哇，来吧！”

他如实告诉伍月：“麻烦了，沈雪要来。要不你先走得了。”

伍月大为光火：“要走你走，我是不走。你怕她，我不怕她！”又点着严守一：“哎哟喂，严守一，看你那糟糠样，都变成可怜虫了。”

倒弄得严守一有些不好意思：“谁害怕了，不是怕你们见面尴尬嘛。”不好再赶伍月走。不过接着赶紧交代：“见了沈雪，千万别提于文娟工作的事。”

一刻钟之后，沈雪提着手提袋走进小包间。伍月倒大方，马上热情地伸手：“沈雪吧，我是出版社的伍月。”

沈雪一愣，但也马上热情地与伍月握手：“噢，你就是伍月呀？听我们守一说 过你。”

严守一看气氛还算融洽，松了一口气，向门外的服务员喊：“再加一副碗筷！”一边接着跟沈雪说：“贺社长刚才还在，但临时有事，提前走了。”

沈雪看了他们一眼，拿筷子夹了几片肉，一边往锅里涮，一边笑着对伍月说：“本来不想来，但我一听‘火锅’这两个字，就饿。”

伍月也望着沈雪笑：“我也是，一吃上这口就上瘾。”

离开火锅城，严守一开着车，沈雪坐在旁边一块回家。

沈雪这时板着脸：“严守一，我来之前，你们是几个人在包间吃饭？”

严守一：“我不跟你说了，三个呀，老贺有事先走了。”沈雪看着严守一：“严守一，我从桌上的碗筷就能看出来，你们一直是两个人！”

严守一吃了一惊，马上找补：“服务员收了。”

沈雪冷笑：“严守一，你在欺负我的智力！”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http://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四章

严守一不再说话，闷着头开车。半天，叹了口气说：“确实就是我们俩，但确实也是给费墨写序的事，怕你多疑，我才这么说。”

沈雪：“我进来之前，你们还不知怎么预谋呢，我倒蒙在鼓里，成了外人。严守一，你到底想干什么？”

严守一被逼到了绝路上，只好急了：“我想干什么，我还想问你想干什么！给你脸了是不是？这些天接二连三，整天疑神疑鬼，弄得我跟做贼似的。我连见一个人都不能见了！我告诉你，我是找老婆，不是找FBI！”接着将车“嘎”地停在路边，情绪真的急了：“爱怎样怎样，你要不想一块呆着，就他妈给我下去！”

这是严守一认识沈雪以来，第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沈雪看着严守一，惊愕得说不出话。严守一以为她会推门下车，没想到她伏到车的前脸上哭了。哭了一会说：“我说什么了？我只是说你不该骗我，难道不对吗？”又哭：“一看就是个骚货，让你离她远点，有什么不好？”

严守一这时换了口气：“我离她本来就不近，这不是说正事嘛！”

然后又开动了车。看着沈雪渐渐平静下来，严守一心里又有些安慰。

看来光退让也不行，有时该发火也得发火。过去在生活中很少说硬话，看来该说也得说。

费墨的书出版了。出版社为费墨的书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设在国际贵宾酒店。新闻发布会没什么出奇，但新闻发布会之前，严守一无意中发现了费墨一个秘密，却让他大吃一惊。十点开会，严守一九点半就到了。但酒店前的车场已经被车辆占满。终于，他发现一辆汽车的屁股从一个车位里退出来，严守一急忙将车开过去在那里等待。那辆车开走，严守一把车头抹了进去。往前打量车距时他无意中发现，前排车位上停着一辆小“奥托”，开车的是一个女孩；一般的女孩严守一不会留意，但这个女孩扎着一对小双辫，返璞归真，似乎回到了1969年，倒让严守一多看了两眼。接着他发现女孩旁边还坐着一个胖男人。那个女孩在晃着辫子说什么，接着向那个胖子脸上“呔”地亲了一口。接着那个胖子从小“奥托”里笑着钻出来。由于车小，人胖，那人钻得有些艰难。等严守一把车停好，他吃惊地发现，这个胖子竟然是费墨。

严守一像自己被人抓了个现行一样，脑袋“嗡”的一声炸了。费墨留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个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老派知识分子，怎么背后也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呀？这不也成自己一族了？严守一有些惊愕，接着又有些莫名的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不仅是对费墨，还有对这个世界。这才叫环球同此凉热。

严守一憋不住自己的兴奋。看到费墨已从人群中踏上了滚梯，便紧走几步追了上去，低声问费墨：“清早给费老打电话，不让我接，你怎么来的呀？”

费墨看了严守一一眼：“另外还有点事，打的来的。”

严守一捂着嘴笑：“不对吧？不让我接，原来是有人送。车不好，人好。”

费墨这时吃了一惊，脸上的肌肉僵在那里。他明白自己的狐狸尾巴被严守一抓住了，眼神在镜片后躲闪一下：“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学美学的，对我有些崇拜。但我告诉你，只是正常交往，没有别的，别瞎想。”

严守一：“嘴都上来了，还没别的？”又笑着用手点费墨：“费老一再教导我们，不能乱来，麻烦，您这可是顶着麻烦上了。”

费墨皱着眉看了一下四周，也用胖胖的手点严守一：“老严，我不是说你，你这话有些刻薄。”又说：“老严，做人要厚道。”

严守一连连点头：“好，好，我视而不见，好了吧？”接着搂起费墨的肩膀，共同走进新闻发布会大厅。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五章

新闻发布会结束，贴着费墨头像的宴会厅大门被侍者推开，露出宴会厅。众人 “噢” 地一声，潮水般涌进宴会厅吃饭。

费墨和严守一都被安排在主桌上。严守一从身上摸出一张照片，悄悄递给费墨。 这张照片，就是前些日子于文娟她哥悄悄给他的那张，说：“放你那儿吧。”

费墨一愣：“为什么？”

严守一：“孩子沈雪能接受，但照片上不是还有于文娟吗？最近又暗地给她找 了一个工作，沈雪那里，更得小心一点。” 费墨点点头。严守一又悄悄掏出一个存 折：“于文娟下岗上岗，经济也不宽裕，我悄悄存了两万块钱，怕他们突然有急用， 也放你那儿吧。”

费墨点点头，将照片和存折揣到自己身上。一边揣一边说：“有一个事情我也 想提醒你，我老婆原来是不接受沈雪的，因为她于文娟关系好，后来又跟沈雪裹 在一起，这几天，她和沈雪，两人电话通得很频繁。” 费墨用筷子划着桌布：“世 界上的事情，怕结盟。”

严守一想起刚才在车场发生的事，明白费墨的意思，点点头。刚要说什么，他 的手机“呗” 地响了一下，进来一封短信。他掏出手机查看，是伍月的名字。他悄 悄打开短信，上边写道：我想看你的肢体表演，咬死你。

严守一浑身一哆嗦。一边忙将这封短信删掉。

沈雪后来告诉李燕，那天严守一去参加费墨新书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她正带着 严守一一个老乡的女儿牛彩云在戏剧学院面试。等那女孩考完试，她拨通严守一的 手机，但手机里传来的声音是：“对不起，对方不在服务区。”

沈雪愣在那里。严守一的手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讯号。明明去参加费墨的 新闻发布会，就在北京城，怎么会不在服务区呢？但当时沈雪并没有在意。几天之 后，她给学生上课，一个男生的手机响了。男生埋到课桌下匆匆接过手机，抬头发 现沈雪已走到他面前，正冷冷地看着他。这个男生忙举起双手：“沈老

师，我关， 我关！”

但他接着不是关机，而是抠下手机屁股上的电池，又“啪”地一声推了上去。 沈雪这时倒被他怄笑了：“关机还抠电池，夸张！”

这时另一个男生起哄：“沈老师，这您就不懂了，关了机女朋友跟他急，开着 机抠下电池，她一打就是不在服务区。”课堂上哄堂大笑。但沈雪没笑。这让她突然想起几天前和牛彩云在学校操场上，她给严守一打电话，当时严守一的手机就不 在服务区。这时又对严守一产生了怀疑。

沈雪事后的怀疑还真有道理。那天沈雪给严守一打电话，严守一和课堂上的男 生一样，也把手机的电池从屁股上抠下来，又推了上去。

宴会进行到一半，费墨在旁边又烦躁起来，显得满腹心事，推说学校有事，提 前走了。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又响了一声，又进来一封短信。他掏出来看，还是伍月 发来的，还是刚才发过的那句老话：我想看你的肢体表演，咬死你。

严守一不禁心里一阵骚动，向宴会厅四处张望，也没有找到伍月。这时严守一 的酒劲还没有上来，头脑还清醒，他把手机躲在酒桌下，给伍月回了一封短信：别 闹了，冤家。

刚喝了两杯，手机又“呗”地响了一声。严守一看手机，上边写道：冤家，我 在1 # 0 8房。

这时严守一的酒劲儿上来了。他终于站起身，跟貂跽跽穿过宴会厅，向电梯厅 走去。绊着脚走到1 # 0 8房，这时他脑子还算清醒，临进房间之前，知道把手机 拿出来，先删掉伍月的短信，又把电池从手机屁股上抠下来，再推上去。

-----

齐鲁晚报



## 第二十六章

1 # 0 8 房，是出版社为费墨新书首发式包的一个会务房间。伍月也有些喝大了。严守一一进房间，刚关上门，就被伍月逼到了房间的屋门上，两人开始狂吻。自去年郊区的狗叫声中一别，两人有一年多没在一起了。唾液一接触，严守一就惊心地感到，在人群中找来找去，在黑暗中最贴心的，原来还是伍月。就好像在自己的影子中找自己，找来找去，哪一个都不是自己。

确实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好过。由于出了汗，两人的酒倒醒了。这时伍月拿起床头柜上自己的手机，对着床上“啪”“啪”拍了几下，让严守一看手机画面。手机屏幕上是一张严守一和伍月的裸体照片。这时一阵疲惫袭上身来，严守一开始有些懊悔，一边说：“以后不能这样了。”一边想将手机上的照片删掉。但手机一把被伍月夺了过去。

严守一还夺那手机：“删了吧，别让人看见。”

伍月躲着：“我就是想让人看见。”

严守一这时看伍月，发现伍月的神情有些不对。他一边拿过一件衬衫盖到自己身上，一边胡噜伍月的头：“别学傻，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们只能这样。我跟沈雪，已经在一起大半年了。”

伍月：“我不是让你娶我。”

严守一看着伍月：“那你想干什么？”

伍月：“我给你前妻找了一个工作，你也给你前情人找一个工作吧。”

严守一奇怪：“你不是有工作吗？”

伍月：“你们《有一说一》不是正招女主持人吗？我想去面试。”

严守一：“刚才在会上，我是开玩笑。”

伍月：“我不是开玩笑。这事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严守一看伍月，这时知道她是认真的。严守一将身子仰起来，倚在床头：“你 现在不是挺好吗，当主持人干吗？那就是一个戏子，一个‘三陪’。”

伍月：“我就是想当戏子，我就是想当‘三陪’。”用手捏严守一的鼻子：“你不是当名人当累了吗？我这叫见贤思齐。不就是借助电视镜头吗？我觉得我不 比别人差。”

严守一：“也没你想得那么容易！”

伍月：“让不让当由你，当好当不好由我！”又晃了晃手机，拧了严守一一把：“你要不答应，我就把它公布出去！”

严守一还想开玩笑：“你这不是讹诈吗？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伍月：“不是讹诈，是交换，跟你学的。我知道你这人，好好说没用！”又“呸”了严守一口：“两年多了，我才知道你是个自私的人！”

严守一光着膀子，将头埋在手里。半天抬起头说：“就算我同意，这事我哪定 得了哇？得台长。”

伍月：“你甭管别人，台长会同意，你只说你！我还告诉你，你真以为老贺安 排于文娟的工作，是看你的面子呀？是因为你给费墨写序呀？”

严守一又吃了一惊：“那因为什么？”

伍月点着自己的鼻子：“是我。是他占了我的便宜。”接着眼中涌出了泪。严守一楞在那里。

费墨出事了。费墨出事那天晚上，严守一正和沈雪在火车站送牛彩云回山西老家。沈雪的手机响了。沈雪接电话：“谁呀？……我还以为你找我呢。找他，怎么不给他打手机呀？”又听了两句，说：“好，你等着。”接着将手机交给严守一。交之前问：“你怎么把手机关了？”

从前天起，严守一确实把手机关了。因为他在躲伍月。本来自于文娟生了孩子，严守一怕他们母子有事，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现在伍月拍了他俩的裸体照片，开始用这照片要挟他，要去《有一说一》当主持人，他就有些害怕。更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前天在电视台录完像，严守一上厕所，碰到主管业务的副台长。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http://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七章

这位副台长似乎突然想起什么，问起《有一说一》正招考女主持人的事。车轱辘话问了半天，似乎无意间说：“对了，有个叫伍月的女孩也报考了，你知道吗？”严守一只好点点头：“知道。”

副台长意味深长地：“这个人我见过，虽然是个疯丫头，但不怵场，说话也有特点，好像很有潜质。”又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当然，你是《有一说一》的负责人，初步意见，还是你们拿。”

严守一楞在那里，也忘了撒尿。前天下午，严守一又给伍月打了一个电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严守一想用曲线救国的方式，把伍月推荐到另一电视台，让她去试着主持娱乐节目。这个电视台一个副总编，是严守一的同学。娱乐节目不要思想，又避开了严守一。但伍月犯了倔脾气，非要到《有一说一》不可。严守一见

谈不通，便干脆先关了机，让伍月找不到他，也让事情先缓一缓再说。他再一次想把麻烦交给时间和上帝。现在见沈雪问起，只好支吾着打掩护：“噢，下午录节目时关的，一直忘了开。谁呀？”

沈雪把手机交给他：“李燕。”

严守一接过电话。但他接电话时，还不知道费墨和女研究生的事爆发了。

李燕在电话里也和颜悦色：“老严，你在哪儿呢？”

严守一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答：“在火车站送人呢。”又问：“是不是费老又有什么指示呀？”

李燕：“他现在还没回来。”又似乎顺便问：“哎，你们下午是不是在希尔顿饭店开会呀？”

严守一这时才听出话的一点玄机，意识到这话问得有目的，隐约感到费墨那里出了问题。他的脑子转了一下，先说：“哎，燕子，你等一下啊。”

这时忙招呼牛彩云上车，想利用这个空隙来赢得思考时间。还故意大声说话，让手机那头的李燕听见：“彩云，你赶紧上车吧。记住，一到家就来电话。给你爸你妈说，没事的时候，到北京来玩……”

接着判定费墨出了事，像当初自己在于文娟那儿出事一样，费墨现在还没回家，说不定和女研究生在一起，在拿自己来打掩护，便对着手机说：“对呀燕子，下午我们是在希尔顿开会。我得到车站送人，提前走了。会还没散吗？你们家费老你还不知道，批评起我们来，没完没了，他不说痛快了，谁敢散会呀？”

严守一以为自己说得天衣无缝，谁知电话里突然传来李燕粗暴的声音：“胡扯！费墨现在就在我身边。严守一，我算认识你了，你让沈雪接电话！”

严守一蒙在那里。拿着手机，半天不知该说什么。

沈雪：“怎么了？”严守一只好把手机交给沈雪：“李燕急了。”

沈雪连忙接过手机，问李燕：“怎么回事？唉，你别激动，慢慢说…”一边看了严守一一眼，一边躲开严守一向站台远处踱去。严守一彻底慌了神。终于，火车开动了，远去了，沈雪回来了。回来时，脸上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小声对严守一说：“出事了。”严守一：“出什么事了？”

沈雪：“李燕刚才洗衣服的时候，从费墨裤兜里翻出一个房卡，是新侨宾馆的，李燕问他跑到那儿开房干什么，费墨说你们下午在那里开会。李燕不信，就给你打电话，故意把新侨宾馆说成希尔顿，没想到你就上了当。这不证明费墨…”

严守一和沈雪一进费墨的家，就能看出家中是大战后的暂歇。看到严守一和沈雪进来，李燕又发作了：“骗子，原来是个骗子。原形毕露！说话呀，怎么不转词了？平常我上个网，就说我堕落。”

学着费墨平常的口气：“人生苦短，白驹过隙。”接着戳书桌上那张新侨宾馆的粉红色房卡：“你倒是不过隙，你是只争朝夕！还是美学研究生？破鞋！”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八章

沈雪看了费墨一眼，上去劝李燕：“燕姐，消消气。”又看严守一一眼，继续对李燕说：“咱们里屋去。”接着连拉带哄，把李燕推向里面的卧室。

两个女人关上房门之后，费墨仰起一脸鼻涕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哇。那个时候，一切都靠走路。上京赶考，几年不归，回来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又戳桌子上的手机：“现在…”

严守一：“现在怎么了？”

费墨哑着嗓子说：“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

严守一一大早就起了床，这时沈雪把一张照片“啪”地拍到鞋柜上：“带上吧！”

严守一吃惊地发现，这张照片，是他存在费墨那里的，于文娟和半岁儿子的合影。严守一刚要说什么，沈雪又把一个存折拍到了鞋柜上：“也带上吧！”

这张存折，也是严守一存在费墨那里的，怕于文娟母子有急用。严守一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事情坏了。这肯定是昨天李燕对费墨进行了大搜查，搜出之后，昨晚在他们家里间交给沈雪的。严守一只好停止出门，向沈雪解释：“你听我说……”

沈雪：“我说的还不是照片和存折的事，我问你，昨天在火车站，你为什么关机？”

严守一：“不是都告诉你了，录像时关的机，后来忘了开。”

沈雪：“你单是昨天晚上没开机吗？你有好几天都关着机，要么就是不在服务区，你干什么去了？严守一，你一定像费墨一样，还有别的事背着我，这两天我从你的神情就能看出来！”

这时严守一真急了。同时他又想用真急压住沈雪。上次，严守一在车上发了一阵脾气，就把沈雪镇住了。现在也想故伎重演。于是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开了机，“啪”地一声拍到鞋柜上，一字一顿地说：“你不是怀疑我的手机吗？看好了，开着呢，给你留到这儿，你今天别上课了，在家捉鬼吧！”

他以为沈雪会像上次一样被他震慑住，接着就是哭，这时严守一再抄起手机，横横地出门，问题留待晚上再解决。但他没有想到，沈雪这次没有被他发火吓住，而是迎难而上：“留吧！你敢留，我就敢捉！我还非学李燕一次不可！”

严守一开始进退两难。抄手机不是，不抄也不是。但事已至此，严守只好拉下手机，赌气出门，又“咣当”一声，将门关上。

在严守一主持节目的时候，沈雪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她并没有带上严守一的手机捉鬼。如果回到家之后，严守一的手机在鞋柜上不响，一天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但在沈雪换鞋的时候，严守一的手机又响了。沈雪拿起手机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着“于文娟”的名字，沈雪心里又起了火。过去严守一告诉她，他跟于文娟没有直接联系过，打听孩子的事，也是通过于文娟她哥；他给于文娟打电话，于文娟从来不接；现在于文娟怎么主动把电话打过来了？可见全是假话。

由于这个电话，她又想起照片和存折的事，越想心里越蹿火。她调出严守一手机的通讯录，这一查不要紧，通讯录上又显示“伍月”的名字，她心里又“咯噔”一下。看来于文娟和伍月，他都没有断呀。自己都蒙在鼓里呀。于文娟和伍月比起来，伍月对她的威胁更大。想着想着，计上心来，她用严守一的手机，给伍月写了一封短信。因为用的是严守一的手机，伍月收到短信，也不会发觉发信者是沈雪，而以为是严守一。沈雪故意把信写得很含糊：你正在想什么，我想知道。

两分钟之后，严守一的手机“呗”地响了一声，伍月没有回电话，照样回了一封短信。等沈雪看了这封短信，脑袋“嗡”一声炸了。因为伍月回的短信，一个字没有，而是传过来一幅图片。那幅图片上，严守一和伍月并排躺在床上，两人身上都一丝不挂。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

## 第二十九章

严守一打开家门，发现清早拍在鞋柜上的手机不见了，心往嗓子眼儿提了一下。严守一镇定一下自己的

心神，走到客厅，发现沈雪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正一根一根划火柴。茶几上，已扔了一堆燃尽的火柴头。

严守一坐到沈雪身边，拿起离开自己一天的手机。手机的屏幕上，仍停留着伍月发过来的照片。照片上，严守一和伍月裸体躺在一起。

严守一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浑身每一个汗毛孔，都出了一股冷汗。

沈雪将燃尽的火柴头，又扔到了茶几上。严守一又拿起手机上的照片看：“你早上说得对，我跟费墨是一样的。这张照片，是前几天我跟伍月在宾馆里，她给拍下的。但我现在的情况比费墨还糟，伍月在用这些照片威胁我。”

沈雪不说话，又拿起一根火柴，“嚓”的一声划着。

严守一：“但她不是要跟我在一起，是想到《有一说一》当主持人。”

沈雪脸上的肌肉抖动一下，仍憋着不说话。正在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响了。严守一看了一眼手机，是“于文娟”的名字。这是他和于文娟离婚之后，一年多来于文娟第一次打来电话。严守一马上意识到，孩子出了问题。他马上打开手机。于文娟上来就喝斥：“一天了，你怎么不接电话？你奶奶病了！黑砖头清早就给你打电话，说你开着机，却不接电话，你奶奶又让打到我这里。你奶奶情况可能不好，你赶紧回去吧。”合上手机，他马上站起来，对沈雪说：“我奶奶不行了，她在等我，我得马上赶回山西！”把门“哐当”一声关上，他才听到屋里传来沈雪像狼一样的嚎叫，接着是她痛哭的声音。

严守一驾着车，在京太高速公路上疾驶。于文娟她哥上次在保姆市场找的那个甘肃小保姆，怀里抱着孩子，坐在车的后排。临出发前，严守一开车到过去自己和于文娟的家楼下接孩子，于文娟没有下楼。

等严守一开车赶到老家，已是第二天上午。严守一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去年夏天新砌的院墙和门楼，矗立在阳光下。奶奶已经去世了。黑砖头告诉他，奶奶已经病了一个礼拜。一开始奶奶不让告诉严守一，昨天清晨，突然喘着气对黑砖头说：“让白石头回来吧。”又说：“给文娟说一声，我想见一见孩子。”



当堂屋只剩下黑砖头、严守一和他怀里的孩子时，黑砖头哑着嗓子埋怨严守一：“老打电话，你老不接，干吗呢！早回来半晌，就跟咱奶说上话了！”又哭了。

七天之后，奶奶出殡。七天中，严守一就打过一次手机，是打给沈雪的。但沈雪关了机。出殡出村，先烧花圈。村西打谷场上，纸花先着，接着花圈的竹篾被燃着，火焰腾起一丈高。严守一悄悄掏出手机，扔到了火里。

出完殡那天晚上，严守一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来到村后的山坡上。

他小的时候，常和张小柱拿着废矿灯，在这里往天上写字。字迹能在天上停留 5 分钟。

这天的夜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严守一46岁，拿着手电筒往天上写：奶，想跟你说话。

那字迹在天上，整整停留了7 分钟。

严守一潸然泪下。这时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个卑鄙的人。

(完)

-----

齐鲁晚报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